



征地迁墓

◎ 姚国磊

冢密鸟群林遮天，机声轰鸣换人间；
埋骨深藏心无愧，不知何君又抖开。

“麻园【注】生产队”从西站出来逐渐下坡，过条大沟再下坡，村子基本在田坝中间，过了一条用烂棺材板搭的桥就到队部院坝了！“队委会”原来是知青用房，几个村干部蹲在台坎上烤太阳，看了看来人，其中一人跳下台坎迎了上来说：“来了，走上去看看！”“单车给要放在这里！”“不用，等会你们就从那边走了，我也不进来了。他们都是等着迁坟，量地办手续的，人来了都要出去的。”前两次接触中就认识他就是这个村的队长，说话时会计也拢了上。

公路靠山坡的那面正在砍树、挖土，忙的满天红土飞扬……！“这些地也征了，做什么用？”“盖房子，不是我们的地，是二队的，我们队就只有你们征的那一小块”，“征了多好啊，这些地又种不成”，“不对，

麻园，麻园是历代种麻的地方，这几年，麻没有人要了，也就没种，时代变了，现在的人咋个啦，突然想起来给死人争地盘了，对我们来说多征点好，年底社员能多分得两文，你们给还再要点呢，再盖点宿舍什么的……” “咋个说，现在征地，手续难办得很，不可能想要多少要多少，有政策呢……!” “人家别个队，今年底的红，肯定能多分，我们队就老火了，同在一个村子，分红不一样，这个家就难当了……” 队长显得有些着急地说。队长，四十来岁，瘦高个，戴一顶洗淡了的兰布帽，背有点驼，灰兰色暗包中山装。

转过一个慢仰坡已到了山脚下，在虹山粮库围墙边草棵中锁了单车，一起步行上山，一路都是大麻栗树、松树、水冬瓜树，剩的就是棘棵棵和高高低低的坟脑包，阴森森的，时不时还有几只小松鼠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呢！绕过山菁，惊起一大窝乌鸦在林中乱窜，使人联想起《水浒传》上关于描写的“野猪林”来！前面小山顶，树荫下几十尊坟都插有纸标，少部分坟已经挖走。“给还数数剩几尊坟呢，就是这一片了！” “不数了，放线的时我就来过了，行了，哪天开始挖？” 一起来的同事回问道。“按上次说的前天就到期了，明天，你们来个人，挖了几尊算几尊的钱。” “行，明天开始，你来招呼一下，认认数”，队长对会计说。大家相互交代了一下，工作就算定了，一起下山分手了。

第二天坟地里一片忙碌；“这个死人还活的，那个死人又埋的深了，这个又是双胞胎墓了……”，社员们边挖刨着坟头，边吹着牛，自己跟自己打气壮胆！一天、二天、三天，第四天上午基本完了，“今天还有台事，就是把这些死人骨头连同死人的破衣烂衫、瓶瓶罐罐通统在界线外找个向阳的地方挖个大坑统一埋了，也算是给死人有个交代，做个好事，也给今后来找坟的活人有个交代，整完了来对数字签字”，“那边大工地都不兴整，就这一小点地还找这多麻烦。”社员甲回应道。“算了，做点功德，那些年挖坟掘墓是杀头的”！指派不行，来吓一下，社员乙接过话来头，气鼓实胀的说：“做点功德…哼！我家祖宗三代的坟前几天都被挖得精光，尸首都找不着，去杀哪个的头！”这一说有戏了，来点讲理的。“对了，你碰着啦！有气了！假设人家死者家属又碰着了，人家又咋个想，当然现在讲文明了，不要你们接接送送，烧纸上香

就算好了，还是要处理好的，人多耽误不了多大时候。”社员丙又说“不要拿老一套来说事，这些年头早就不讲这一套了，拿点钱来，马上就整，怎么都好解决。”“钱，是不可能多加，这些东西也不能象这样露天放着，变成些孤魂野鬼了，必须给埋了。”这一说，又惹祸了，“变鬼好！变鬼吓不着那个，就会吓着有些人，你莫看他们连来都不敢来，看都不敢看，鬼照样都会找他去的，天下恶鬼不会饶过那个的。”

社员戊可能相处这几天，说话忌讳就少了点，争执了半天，会计扛着锄头过来说：“不要难为人家了，算做件好事，大家跟它埋了算了，加钱的事上队里说去。”说着就安排起来，挖坑的，收拾遗骸的，拖烂衣破被的！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，还堆了个大坟头，占了未征的地皮也没人提起了。一同下山时真心地跟会计说：“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不然让这些东​​西堆在外面，真是内心不忍！”“现在都是这样，那边多少坟，不管老坟、新坟，挖都不挖就一把连推了，钱还是算给队上，就是要这张纸盖个章了事，你太年轻了，说些老话，莫说他们不认账，就是当官的都不爱听，今天算是给你了了心愿，你看下面的这一片又来谈了，不会像这个整的；又说过来，协议上说得明明白白迁坟，又迁到哪里去，这点迁那点征，反过来倒过去，就是拿着死人在捣弄钱罢了！都是在整过场。”会计也是个健谈人，但他后面的话就一句都没有听进去，脑袋一阵一阵弥蒙！

注：

麻园：也叫“虹山”据说从前枪毙人也在这附近。所以街上有些老人咒人常用“背招子的，拉上小虹山砍头的”。

建国以来昆明第一个大型居民小区，称虹山小区，当时城镇建住房，政府有明令，严禁占用耕地，虹山小区建设时为解决用水需求，在虹山粮库傍山顶建一座高位水池，由一水厂供给。